

## 注重事实和逻辑

作者：耿云志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3月3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3-20

如果从毕业之年算起，迄今我已在学术机关工作了40多年，不太谦虚地说，也可算是“识途老马”了。在此，仅略谈一点我的心得。

### 一、知识的准备

从宏观上说，一个人的求学时期，即从小学到大学乃至到获取博士学位，是其一生事业的知识准备时期。但从微观上说，每着手一项课题，每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都需要做一番必要的知识准备。对于做学问而言，总是知识储备得越多越好。俗语说：“书到用时方恨少”，“活到老，学到老”。就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总觉得知识准备得不很充分。小学、中学时期还算好，除了接受系统的教育之外，尚有余暇读自己感兴趣的各书。到大学以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不但系统教育谈不上，自己想读一些感兴趣的书也很不容易。现在回想起来，中学时期，凭自己的兴趣所读的几百种一流作家（其中以外国作家居多）所写的著名小说，给我以极大的帮助，使我对人类社会、人的生活、人的种种心理、不同民族的文化，有了较多和较深的了解。同时，也培养起我的文字表达能力。自然，系统的中学教育也为我独立地接触各种知识准备了良好的基础。我一直觉得，20世纪50年代的中等教育办得比较成功。在高中阶段，我开始阅读一些哲学和理论方面的著作，使自己较早地有了理论思维的训练。

知识是应付人生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我们从事研究工作的重要工具。回忆读书治学数十年的经历，深深地觉得，青少年时期记忆最好、精力最充沛，尽可能多地读一些书，尽可能多地积累一些知识，非常重要。

### 二、发现兴趣之所在

清代大学者章学诚说过，做学问，当“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为”。他提出两条：一是要有兴趣；二是要有能力。这里单说第一条。人在青少年时期，兴趣很多，理想也很多，故不易确定真正的兴趣所在。我曾长期醉心于文学，上高中以后，开始对哲学发生兴趣。还记得上高中的第一学期，初中时的一位好友从书店里买来刚出版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译本，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寒假期间，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深深地为其历史感和逻辑力量所吸引。接下来的暑假，我又发奋阅读《资本论》，其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对我发生了更大的震撼作用。这两本书对我具有终生的影响。所以，上大学时我选择学哲学。但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近代史所工作，似乎是离开自己的兴趣很远。当真正进入研究工作以后，我越来越发现哲学修养和理论思维的训练，对我的研究极有帮助。在完成《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撰写工作之后，我的研究工作渐渐地转移到以思想史和文化史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近代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一切都处于急剧的变动中，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创造历史的时期，也是这个民族在急剧的历史变革中进行自我改造的时期。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人是有思想的。当追踪前人留下的历史足迹，探求到当时创造历史的人们是怎样思考，又以他们的创造活动所产生的结果与他们的事前思考加以对比的时候，会使我们对历史产生一种极其亲切而又有几分神秘的感觉。这里有着太多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例如，一种思想是怎样形成起来的，它从前代人的思想资料中汲取了哪些东西？当时的历史事件、事变、群众活动和一般民众的心理、观念、愿望、呼声又对这种思想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又例如，一种思想一旦产生之后，是怎样在社会上传播开来，有哪些阶层、哪些人群在多大的程度上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受此思想影响的人们是怎样从事其历史活动的，这些活动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后果？又例如，由一定的思想所引发出来的社会后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人们事前的期望，其间差异应当如何解释？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思想史应当回答和必须回答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大量地占有历史材料，又更需要高度的理论思维去分析这些材料，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得出必要的结论。这是很难达到的境界，但毕竟是我的兴趣所在，对晚清思想史的研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都使我感到了极大的乐趣。

### 三、注重事实和逻辑

马克思在谈到《资本论》的写作时曾说，在这种追求真理的诚实的研究工作中，就如同地狱门口的标语所明示的那样：在这里，任何犹豫都是无用的，只有沿着事实和逻辑的导引，走下去。

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研究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是追求真理的事业。世界上没有什么事业比追求真理的事业更加神圣和纯洁，它需要的是真诚和求实，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矫情。我做的第一项研究课题是为写作《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内容是写中华民国的创立，实是写辛亥革命时期那段历史）的有关章节而进行清末立宪运动的研究。这是一个从前批判甚多而研究甚少的领域。在这一领域里，因长期“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存在着一系列武断的结论、成见与偏见。为了厘清立宪运动这一段历史，我无所依傍，必须完全独立地从搜集资料做起，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然后才有望重建起比较接近真实的立宪运动史。当时我曾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文献和相关人物的著述，特别是已刊和未刊的日记、书信等，查阅了北京地区能够找到的晚清时期的相关报纸十几种、期刊数十种，从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报纸、期刊，从立宪运动开始之年，一直读到立宪运动结束之年，以便自己能够对那个历史时期产生某种近乎感性的认识，从而更好地把握那个时期历史活动的脉搏。有了充分而翔实的历史材料，我运用多年研读马克思主义所领悟的理论和方法整理和分析了这些材料，终于得出与以往各种成见不同的结论。我的书稿首先得到主编和其他合作者们的首肯。在完成书稿的基础上，我陆续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有关清末立宪运动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因具有大量史实支持的全新结论而产生了一定影响。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之所以有胆量发表与多年来史学界奉为定论的不同见解，一是缘于占有大量的材料，有充分史实做根据；二是高度的理论自信。

### 四、深入与浅出

孔子云：“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后世有些人片面地理解这句话，从而单纯追求文字形式的美，不足为训。其实，即使文学作品也不能单纯追求文字形式的美，也必须有真实的内容作基础。学术文章则必须使文字完全服从内容的需要。常常看到有些学术论堆砌太多的副词、形容词，太多的状语、定语，读起来极不顺畅。作者本意似乎是力求把意思表达得更准确些，而结果却弄得语义更加模糊。照我的体会，学术文章，其文字越简洁越好。此外，还有一种倾向是我所不赞成的，就是追求文字的古奥和深奥。文章是写给人看的，总以能让人看懂为宜。所以，我以为文字写得越是清楚明白越好。学术研究是探求真理的工作。要扑捉真理，需要深入挖掘，披沙拣金，这就是我所说的要“深入”。但当你

要把所获得的真理告诉大家的时候，就必须设法让别人明白你的话语和观点，这就是要“浅出”。凡是文章写得让人读不懂的，多半是作者自己也没有真正弄懂。只有深入，才能浅出；只有自己真正弄明白了，才能给别人讲得明白。

## 耿云志简介

耿云志，男，汉族，1938年12月生于辽宁海城。196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该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胡适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尤以思想史研究为主。著述20余种，主要著作有：《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上、下，合著），《胡适研究论稿》（1993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梁启超》（合著），《蓼草集》，《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合著）等；编有大型学术资料书和工具书《中华文化辞典》（第一副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主编），《胡适全集》（第一副主编）等。另发表论文和文章百余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孙中山与梁启超——中国现代化的选择》（1992年被评为建国以来孙中山研究优秀论文二等奖）、《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中国新文化的源流及其趋向》等数十篇。相继主持院重点课题“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已完成）、院重大课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进行中），以及委托课题“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民主性因素”（进行中）等。

文章录入：huangcs 责任编辑：huangcs

- 上一篇文章：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发表评论】 【加入收藏】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 最新热点

### 最新推荐

### 相关文章

- 《刘大年来往书信选》出版座
- 《刘大年书信选》出版座谈会
- 抗日战争的基本历史经验
- 对中日历史问题基本状况的分
- 图书馆开馆时间
- 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名单公
- 中日外长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 中日学术界共同历史研究将于
- 近代史所承担中日共同历史研
-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学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传真：65133283